



铁在烧

萨苏

根据188师老战士们的回忆，笔者完成了对188师在铁原前线坚守十天作战经过的描述。他们对冷枪作战的热衷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然而，当笔者把这篇文字拿给188师曾参加过铁原战役的一名中级军官看时，老人却极为不满。

原因也很简单——老人认为笔者的描述过多地渲染了冷枪战术的神奇，在他看来，这实际上掩饰了188师十天死战的悲壮。

“用冷枪打他的指挥官我们是没办法。”老人摇头道，“别的武器打了他不疼嘛。我们打的那个仗，那是真正顶牛仗。”

“顶牛”，老人把双拳举起来，对撞了一下，“就是硬碰硬！”

如果说189师阻击李奇威的时候还可以和他斗智，到了188师上阵，已经没有了回旋余地，双方唯一的选择就是死打硬拼。188师是依托临时工事，利用堑壕和地形上的每一个起伏拖住美军的脚步。

美军对此战的记录中称，从空军侦察机当时拍摄的照片看，铁原前线的地面已经面目全非。188师的战壕几乎“像鼹鼠的洞穴一样遍布铁原以南的高地”。

阻击阵地上，188师的坑道壕沟号称八横八纵。

“我们干嘛要挖那样多的地道呢？”老人反问道，随后自己回答：“就是为了把纵深尽量地放大、放深，如果哪个点被他一下突破了，那全局都要崩溃。只能是硬碰硬，这个仗打得一点也不巧。”

就是依靠了这样的工事系统，188师打死将美军主力顶了十天。

如此骄人的战绩，老人眼里却没有一点得意的气息。

189师的防御，是找不到防线的。188师不但有一条清晰的防线，而且是一条没有弹性的防线。

“美国兵后来也拿我们的堑壕没办法，他们用飞机扔凝固汽油弹，成批地扔，那个东西着的火你根本不可能扑灭。凝固汽油弹炸过的地方，连老鼠也活不下来，都烧成炭了。”

当然，这样的轰炸也是有代价的。老兵们记得一个难忘的场景——6月8日黄昏的时候，一架试图俯冲投弹的美机可能是炸弹架出了故障，炸弹没有投下，只好带着外挂的凝固汽油弹爬升。笨重如孕妇的轰炸机成了志愿军地面防空火力的集中打击目标。

斜阳里，这架飞机后面忽然喷出了长长的橘红色火焰，越来越长，把飞机的航线吓得七扭八歪。那架飞机反扣过来，正在战士们说美国飞行员要跳伞了的时候，一道耀眼的光芒忽然在空中闪过，随即化成一条几百米长的绚烂彩带飞速延长，依稀还可以看到那架飞机被顶在彩带尽头，一转眼就被火焰吞没了。

从飞机上掉下来一块东西，后来发现是一半机翼，看来是承受不住炸弹殉爆的威力被从机身上生生撕下来的。



进攻，进攻！

更多时候，没有高射炮的地面部队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只能尽量地隐蔽，隐蔽，再隐蔽。但是，美军的飞机把炸弹扔得如同不要钱一样，如果炸弹正好落在你附近，那再好的隐蔽也没有任何作用。无数身经百战的老战士——那些在冀中和日军周旋八年幸存下来的精兵猛将，就消失在这片无名的荒野上。

“铁原，应该叫‘血原’的。”老人垂下了眼皮，喃喃地说。

那一刻，笔者可以感到的词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——肃穆。也许，只有没打过仗的人，才会把战争描写成传奇和史诗吧。

既然“这个仗打得一点也不巧”，我问道，您认为63军最终能够死守铁原两个星期，完成任务，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

老人的眼皮骤然抬起，目光如电光一闪——我们守得好，美国人进攻打得不好。

怎么会不好呢？我追问道。充足的兵力补充，大规模的步炮配合，装甲突击，范弗利特的弹药量，李奇威在战术上似乎无可指责。

当然。老人指了指桌上的茶杯——我们守在那里，他就从那里打，穿插进来，一看两边都是我们的人，就不敢停下来。美国人打仗不灵活，被189师把它的猛劲耗掉了，后面他攻击我们就像上班完成任务一样，进攻的欲望不强。

那，怎么才能算进攻欲望强呢？虽然觉得老人的话有些道理，但还是无法想象铁流滚滚，如排山倒海一样压向铁原的美军进攻欲望不强。

好吧，我带你见一个人去。老人说，让他告诉你什么叫进攻欲望。

原志愿军68军某师作战科长刘居仁，就是他要带我去见的人。老人说，老刘他们打轿岩山，可给我们铁原报了仇啊……

轿岩山？怎么不记得有这样一次战斗呢？

刘居仁，就住在老人同一个楼里，看起来是一个身穿一件旧棉袄、身材不高的老人，如果不是预先知道，很难想象这个貌不

英雄谱

山洞外面，浓云密布，漆黑一片，大雨欲来。

21点正，杨司令员一声令下，千门大炮瞬间齐鸣，一串接着一串的炮弹，把个夜空映得通红。特别是火箭炮，如同闪电一般，落入敌军阵地，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。

14日拂晓，杨司令员得到报告，以67军和54军135师组成的中路集团，其左翼199师遭敌顽抗，没有全部攻下轿岩山，只占领了轿岩山的中峰和西峰。李家发所在的595团1连，是担任主攻轿岩山的连队。这时，1连战士已经牺牲大半。

李家发，这位刚满19岁的新战士，当战斗一打响，部队沿着鱼脊形的山梁前进时，就主动请战，炸毁了阻碍部队前进的铁丝网，炸死两个伪军，摧毁3个地堡，造成自己的两腿负伤。仅一天之内，顺利完成了从新兵到战士的转变。

在接近轿岩山主峰的时候，又遇见敌军一个机枪工事内，喷射出罪恶的火舌，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。

李家发拖着伤疼的腿，硬是冲出壕沟，在崎岖的山路上，匍匐着向前爬。突然一个趔趄，李家发倒了下去。

“李家发又上去了！”

连长急忙看去，只见李家发狠低着头，继续向敌人工事方向爬，爬得很慢，很慢，大概是因为这次伤得不轻，疼痛难忍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连长命令身边一个战士：“快，火力支援李家发，用机枪狠狠扫！”

忽听“轰隆”一声，敌人的那个机枪工事，在一片硝烟中消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工事内的机枪又响起来。

“看，李家发在干什么？……”

大家发现，李家发朝同志们的方向转过身来，挥手指了指自己，又指了指敌人工事，然后继续向前移动。连长意识到，李家发豁上了，他想用身体堵枪眼！但见李家发双手狠狠抠着敌工事掩体的沙包，咬着牙，将身子牵起来，然后猛地扑上去，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工事内的枪眼。

进攻的通道打开了！



不过，认真谈起来，刘老说道：这个人啊，根本就不知道金城之战是怎么回事儿。他转向我问道，你知道吗，我们一拿下轿岩山，板门店那边，美国代表当时就急了，简直是逼着我们签字啊。我说得没错吧？